



绿野“钱”踪

■刘晓飞 摄

又见陌上花开

■李锦

清明时节，和先生带着孩子回乡扫墓，沿着湘江河堤一路前行，一侧良田屋舍阡陌纵横，一侧江清草绿怡然清新。历经一个冬天的萧索与沉寂，春天终究来临，空气朗润，万物复苏。田野里，紫云英花开正盛，满满一大片，绿色的叶片托着紫色的小花，跳跃着明媚的春光，好似一匹上好的锦缎。小时候一直叫它草籽花，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才知道原来它有一个如此诗的名字“紫云英”。紫云英虽是田间地头极其普通的一员，却是一种重要的绿肥作物，还能做牲畜饲料，且具备食用和药用价值。难得的是，紫云英不需要刻意栽种，它会在来过的地方留下种子，来年一阵春风，几声春雷，便唤醒了它沉睡的生命，没人灌溉，没人施肥，凭着对生活的热爱，活得坚韧而美好。

总觉得紫云英身上的这些特质像极了我的公公。

公公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自幼家境贫寒，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从小在湘江河水里泡大的。那个时候的苏廖垸，生活环境远比现在艰苦，公公没有手艺，养家糊口全靠一身力气一双手。早些年，公公在惊涛骇浪的洞庭湖打过鱼，更多的日子是赤手空拳在长沙讨生活，做小工、拖板车、搬货物，干的都是脏活重活，赚的都是血汗钱，生活自是可想而知的清苦。先生告诉我，有一次公公拖着一板车货从南门口送到岳麓山下，返回时已是深夜。公公身材并不高大。听了先生的描述，总让我想象他弯着腰、弓着身子，拉着沉重的板车，在长沙大街小巷蹒跚独行的画面……公公凭着超乎寻常的耐力和韧劲，把先生和大姑子送进了大学校门，这在二十多年前的农村家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在我嫁过来的时候，家中光景已好了很多，公公和小姑娘一家在长沙打拼多年，终于在高桥租得一间门面，做点小生意，日子虽然忙碌，却也安稳。子女们都成家立业，这对劳累了大半生的公公来说，是最大的安慰。虽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公公给予我们的关爱一点也不少。担心我不会做菜，公公经常把做好的梅菜扣肉、炖好的猪肚送来我家，每次过来都会到每间房里转转，发现哪里灯泡坏了、门拉手松了，总是第一时间修好。我生女儿的时候，公公辗转乘几趟公交车将炖好的鲫鱼汤送到医院。2016年暑假，请了师傅给家里重新刷漆，先生一个电话，公公立马过来，给师傅打下手、安排伙食。完工后，公公把家里整理得妥妥当当，待我和孩子从贵州旅游回来，家中已是焕然一新。公公拒绝了先生要开车送他回高桥的要求，一个人搭着公交车走了。他向来如此，总是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工作的人，不能耽误你们的事，坐公交车蛮好，不要担心我。”我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公公不求回报的付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毫无保留的关爱。直到那一天，公公猝然离世，我们才记起，几个月前还说要带他去韶山看看，却一直没有成行！

公公走后的这几年，先生时常忆起之前好几次接到他的电话，都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先生嫌他啰嗦，不耐烦地挂断电话。“现在想想，他应该是感到孤单，想和我说说话……我还答应过要带他去看曾国藩故居的……”每念及此，先生总是唏嘘不已。我知道，这些事将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愧疚和遗憾，而我所能做的，是隔着那方墓碑，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爷爷睡在这里了，记住这个地方，多来看看他。

公公，在这个春和景明，紫云英花开的时节，我们带着您的孙儿来看您了，愿您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安好！

周末愉快

■杜玲

清明又逢周末，三天没有出门。

三天没出门，倒也没觉得无聊憋闷。

捣腾捣腾吃的，翻翻书，看手机，睡睡觉，一天不觉意就过去了。

这是清明小假最后一天。

原计划三天把石舒清老师的《三岔河》读完，看来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不可能整天坐在书桌前读书。还有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等许多别的事呢。

早上，收到文兄发来一篇几千字的散文，让我帮着检查一下错别字啥的。好不容易校对完了，倒也还有点成就感，标出了八个错别字，总算没白费劲。倒是希望再多标一些出来，让稿子花花绿绿的，那才过瘾。但文兄这人严谨得很，不给人机会。

上午读石老师的《三岔河》，一章读完，突然发现书页右下角有个二维码，仔细一看，是关于本书交流群的。遂拿过手机扫了一下，果真有个群。群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是不是一直都静悄悄的。我当然也就悄悄地进来，悄悄地先呆着了。

看到石老师在群里真高兴。自从买了石老师的书，读过一本后我就有个想法，想加石老师的微信。现在看着石老师的微信头像就在眼前，这不是天赐的机会吗？于是，斗胆申请了添加，备注里只写了几个字，读者杜玲。

中午两点，忽然收到一条微信，打开一看，啊哈，居然是石老师！顿时手脚有点冰凉，手心里又在微微出汗。石老师不仅加了我的微信，还主动和我聊了一会天。

我再三申明，只是想第一时间知道石老师新书出版情况，平时绝不会打扰老师。石老师张口却问，你写东西么？有短文可发来交流。简直是受宠若惊的感觉。岂敢交流？但我还是斗胆发了一小篇和石老师有关的短文。不是请他指教，而是向他说明，我真的对他忠实的读者。石老师读了后发来一段话，开头就是，不错，文风清新质朴……这句话倒没有让我多激动，这是一般人都会说的“礼语”，当然也有鼓励之意。接下来石老师主动和我聊了一会我们都喜欢的作家汪曾祺和孙犁的作品。我知道我是在鲁班门前弄斧呢，可也管不得那么多了，想到哪说到哪。令我大喜的是，石老师的许多话都说到我的心坎上，而且最后还给我推荐了法国作家蒙田等人的作品。

不敢和石老师多聊，怕打扰人家读书写作。匆匆道别。然后立马上当网，买了石老师推荐的和之前放进购物车的几本书，蒙田的书最后从孔夫子旧书网买了一本二手的。花去近百元，心里着实开心。

下午发了面。问我们家老人，想吃花卷还是饼子？答：葱花饼！——好嘞！

挨打

■杨素凤

尽管出生在农村，但我家距离学校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早晨鼓楼上“当……当……”的钟声听得清清楚楚，《东方红》的旋律响彻在中卫上空，放了学和同学结伴回家，说说笑笑的功夫就到家了，能吃上母亲放在炉子边的热饭热菜。吃完饭，用不着赶急写作业，但也没有午休这一说。放下饭碗，地中央的一捆冰草等着我呢。搓够二十几根草茎子才能上学，家里夏秋捆粮食用。下午两节课，一节自习，不到5点就放学了。夏天放下书包，要提着筐子和伙伴们到附近的田间地头挑草喂猪。男同学要放驴，若偷奸耍滑，晚上母亲们的鸡毛掸子、鞋底子会大驾光临，犟嘴反抗的结果，一是不给饭吃，二是再给父亲们奏上一本，父亲的怒吼和拉车子的宽皮带会伺候你。

那时候农村娃娃好像是父母的出气筒，父母苦累了，心烦了，无处撒气，稍有个导火线，便拿娃娃释放，所以学生娃娃、尤其是男娃娃挨打是家常便饭。挨打后若有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还有几句温言软语呵护一下，没有奶奶的娃娃，受伤的心灵无人抚慰，跑出去在村头找个麦柴堆钻进去躲上一夜，哭泣着自我疗伤。父母想起来了，使唤弟弟妹妹呼喊上两嗓子，很快找找回去了，再嘟囔叨叨连骂带吓几句。若忘记了，没人找的话，只能在柴堆里蜷缩上一夜，第二天灰头土脸哭丧着脸、红肿着眼睛继续上学。

我在我们兄弟姊妹中最爱看书，最听话，母亲让我干家务活、带弟弟妹妹、拾麦穗、捡煤渣，我丝毫不敢懈怠，但也没有逃脱过鞋帮子。那是1977年夏天，我上初一第二学期，放了学，我在屋后一棵大树下如醉如痴看借来的小人书。妹妹在家门口的小渠边和几个小娃娃用细沙泥拍泥锅碗，玩过家家游戏，不知怎么回事，竟然掉到了渠里，然后顺着小渠从桥洞淌了出来，被人拉上来。幸亏是淌自留地的小水渠，水只没过小腿，否则她的小命难保。

妹妹被人拉上来还傻不拉几拍手笑。母亲的鞋底子狠狠地抽在我身上时，我只能闭上眼老老实实让打，不敢出一言反抗。妹妹抱住母亲，央求母亲不要打姐姐，是她自己不小心掉渠里的。

我的眼泪哗哗，母亲才停了手。

一个人的广场舞

■胡剑英

怕我无聊，妻子买回来两条红金鱼，不知怎的，没多久就死了一条，剩下的那条，在狭小的玻璃缸里游来游去，看着怪孤单的，我便去菜市场选了条墨黑的金鱼，有个伴多好。

可没多久，这条穿黑统裙的金鱼就玉殒香消，死不瞑目，死因费解。那条红色的，却依然悠哉游哉。想到我有时忘了给它喂食、换水，这条风水鱼还是那么活跳，我竟然佩服起它来了。

疫情将人们困在家里，我性格安静，有书即可，兼能赏鱼，对我老妈来说，实在难捱，何况电视大年初二罢工，她的手机跟着坏了，一时也无人修理。宅家日月长，她简直要疯了。我有几回看到她对着墙上的遗像空自流泪。我的父亲去世一年多了。

“在客厅里跳广场舞哟。”我提醒老妈。

以前老妈舞兴浓，虽说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在高桥大市场的立交桥下，早一趟，晚一趟，养成了习惯。这不仅对她身体有益，亦可打发寂寞时光，我们都很支持。

老妈拿出播放机，随着或奔放或舒缓的舞曲，在不甚宽广的客厅扭起来。我儿子在隔壁房里做作业，开始还不适应，从拉开的门缝里喊，唉哟声音调小点咯，后来闹中取静，两不相干。

一个人的广场舞，跳走了憋屈，跳出了健康。一个人的广场舞，还可以避免大妈们聚在一起时的较劲、摩擦，跳得更专注、开心。一个人跳舞，我这个初老的儿子，也放下书本，跟着老妈学几步，高楼里回荡着笑声……慵懒的戴口罩的白云也探头来瞧。

家中那条红金鱼，不再紧张地乱蹦，此时悠然地吃着食物，静静地吐着泡泡。我想起自己读过的句子：晨光照在玻璃缸上，不是脱落的鳞片呀。在远离海洋的日子里，一个人也活得很好。